

和書  
福  
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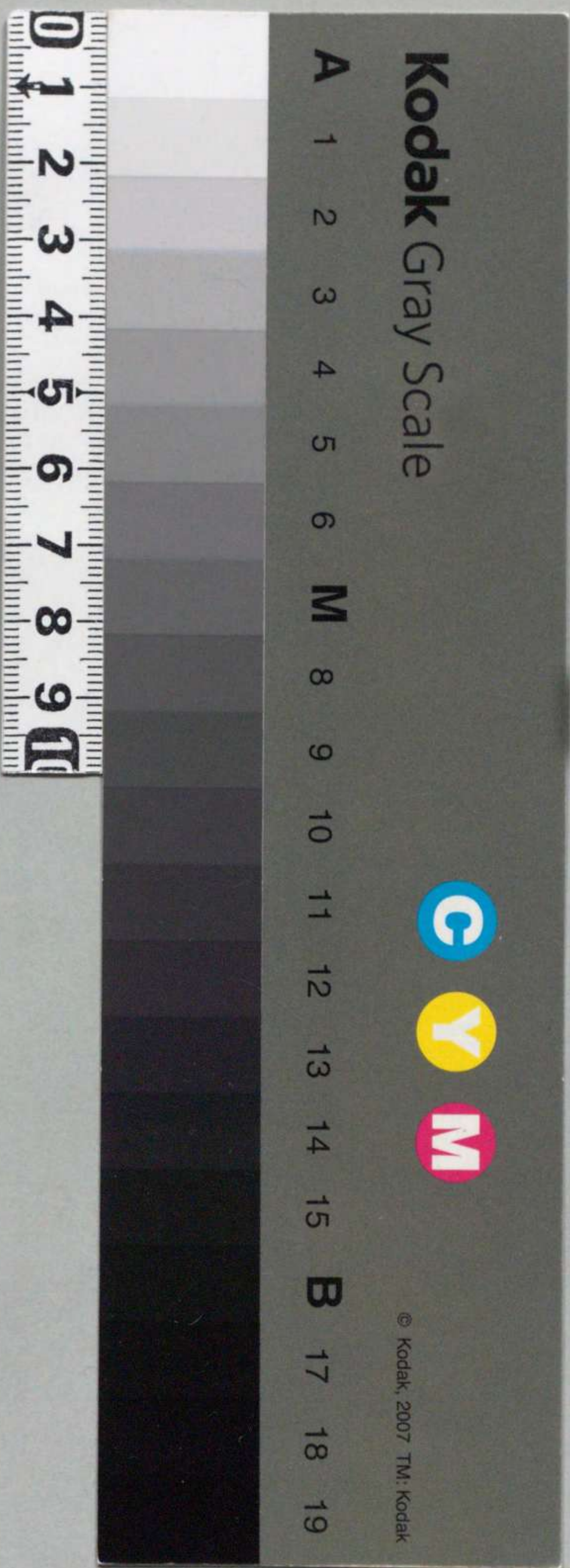
		和書門
二四九	六二七	
九	七	
冊架	函號	類

庫文閣內		和書
九五	二四九	
二七	二七	
架	冊	號類

醫書 三ノ一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927
冊數	1 ( 1 )
函號	195 328

195-328



論數叙

吾<sup>カ</sup>經方<sup>ニ</sup>以<sup>テ</sup>黃帝氏<sup>ヲ</sup>為<sup>ス</sup>鼻祖<sup>ト</sup>又

莫<sup>ク</sup>備<sup>フ</sup>於<sup>テ</sup>黃帝氏<sup>ニ</sup>雖然<sup>ト</sup>近代<sup>ニ</sup>好

奇<sup>ク</sup>馳<sup>ル</sup>異<sup>ス</sup>者<sup>ヲ</sup>取<sup>リ</sup>舍<sup>リ</sup>任意<sup>ニ</sup>加以<sup>テ</sup>妄<sup>ス</sup>

說<sup>ハ</sup>猶<sup>ト</sup>與<sup>ト</sup>亡<sup>シ</sup>目<sup>ノ</sup>者<sup>ノ</sup>論<sup>ハ</sup>色<sup>ヲ</sup>與<sup>ト</sup>龍耳<sup>ヲ</sup>老<sup>シ</sup>評<sup>ス</sup>



188-858

調乎。竟無得其微意焉。但方  
莫古於長沙氏。又莫備於長  
沙氏。雖然。今臨病投之。亦猶  
持衡之隨物。重輕而爲前卻  
乎。方之與證。或值。或否。可以

知已。世人不<sub>レ</sub>敢察之。又安能  
起痼。救廢之。爲噫。二者實一  
時之憂也。吾府君有觀于茲  
言。矯諸說之弊。行竭群證之  
備。就正于親。疎請評于尊。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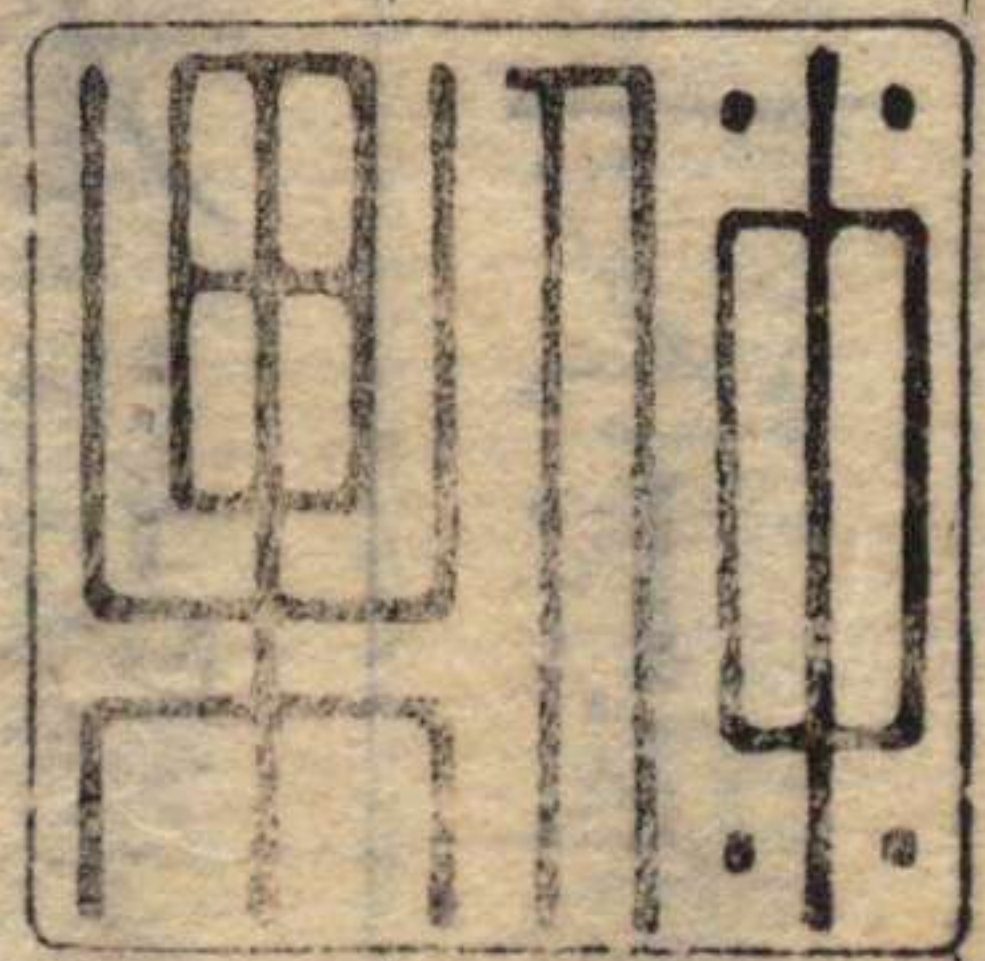
未嘗不費思也。頃輯其簡牘，  
暨問答命曰論數。蓋醫無教，  
則治法不晰。假令有許多聖  
方，亦不能以應機焉。物有興  
廢，而理無存亡。雖千載之後，

必讀此篇，則孰能棄本逐末  
乎。或云：君以「一」彥爲「一」字焉。  
此豈有他哉。曩日取于文事  
者之所命也。今於仁術亦見  
其稱情耳。童子未知其是否。

此為叙。

寬政七年乙卯春二月下浣

男 增田必由敬識



論教跋

府君所著論教成。則人

不使私于家。伊耶西教之

編妄說行之。奏其教。以請

正於諸公。而後編之。豈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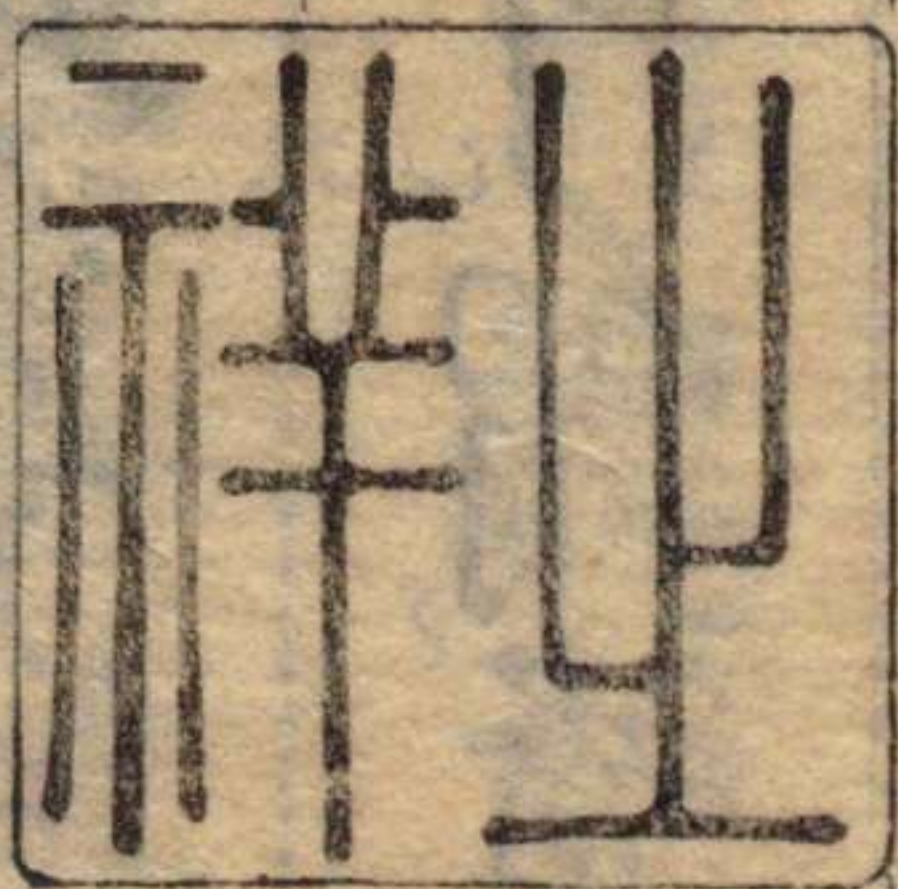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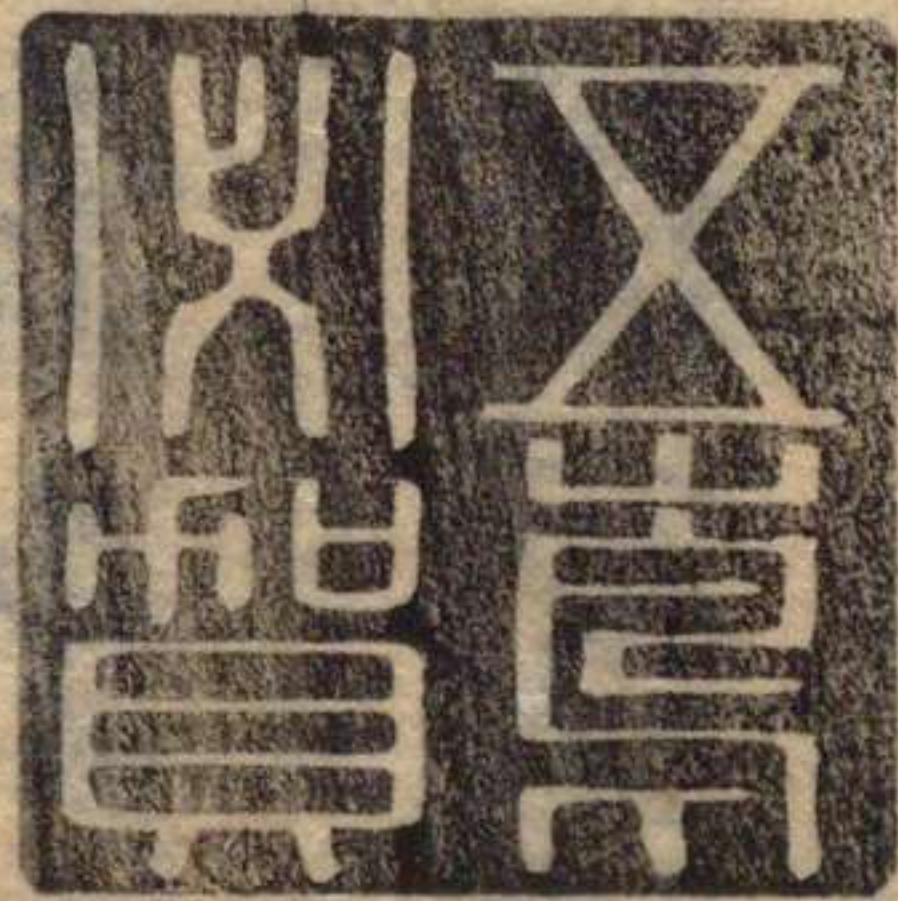
無<sub>レ</sub>梓<sub>レ</sub>行<sub>レ</sub>責<sub>レ</sub>耶。蓋<sub>レ</sub>君<sub>レ</sub>摘<sub>レ</sub>素  
難<sub>レ</sub>二<sub>レ</sub>經<sub>レ</sub>之<sub>レ</sub>體<sub>レ</sub>要<sub>レ</sub>請<sub>レ</sub>張<sub>レ</sub>孫<sub>レ</sub>二  
氏<sub>レ</sub>之<sub>レ</sub>治<sub>レ</sub>法<sub>レ</sub>口<sub>レ</sub>之<sub>レ</sub>手<sub>レ</sub>之<sub>レ</sub>讀<sub>レ</sub>者  
可<sub>レ</sub>以<sub>レ</sub>見<sub>レ</sub>已<sub>レ</sub>。雖<sub>レ</sub>然<sub>レ</sub>一<sub>レ</sub>時<sub>レ</sub>衆<sub>レ</sub>賢  
之<sub>レ</sub>所<sub>レ</sub>涉<sub>レ</sub>搃<sub>レ</sub>固<sub>レ</sub>有<sub>レ</sub>回<sub>レ</sub>矣<sub>レ</sub>也。嗚

呼<sub>レ</sub>先<sub>レ</sub>君<sub>レ</sub>欺<sub>レ</sub>君<sub>レ</sub>。獨<sub>レ</sub>於<sub>レ</sub>此<sub>レ</sub>篇<sub>レ</sub>之  
出<sub>レ</sub>耶。或<sub>レ</sub>云<sub>レ</sub>。以<sub>レ</sub>諸<sub>レ</sub>壁<sub>レ</sub>可<sub>レ</sub>謂<sub>レ</sub>貴  
也<sub>レ</sub>。無<sub>レ</sub>城<sub>レ</sub>者<sub>レ</sub>矣。予<sub>レ</sub>幼<sub>レ</sub>弱<sub>レ</sub>未<sub>レ</sub>知<sub>レ</sub>  
之<sub>レ</sub>果<sub>レ</sub>是<sub>レ</sub>否<sub>レ</sub>。謹<sub>レ</sub>殿<sub>レ</sub>於<sub>レ</sub>一<sub>レ</sub>語<sub>レ</sub>聊<sub>レ</sub>  
以<sub>レ</sub>淺<sub>レ</sub>歲<sub>レ</sub>月<sub>レ</sub>云<sub>レ</sub>。

寬政七季龍集乙卯秋七

月庚戌朔

男 春名必賀敬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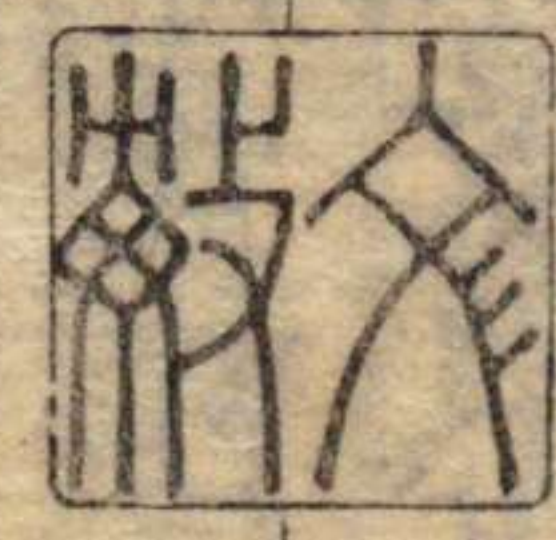


論數自序

曩淑諸人傷寒金匱二書方法之原也而仲景執信於黃岐之道者固有之近世或一二庸醫不敢履其轍又加以妄說矣倘降氣箝口以從之則後生雖有嘉禾千鍾雖有美錦萬篋其如饑寒何耶余浚信之又淑諸人古方今病安能悉脗合焉故取彼救此未嘗無常憲也第取其意而可何守方之為譬諸匠氏拆舊屋棟新宅桷榱構榑或脩或短非再歷其手其可用耶余亦信之雖然言之格非行之從機唯恐至愚極陋之不逮也烏乎一朝老醫何限焉嘗聞其

名也。二者竭之于書問聲之于面陳。必請正求評而後已。一日謝病偷閑遂以輯之命曰論數何者首尾無一非論體也。蓋天明中嘗著醫事客難行于世讀此篇者可以併考耳。庶仁術之一助瞭然在目矣。何期身受日域產文無日域字也。戊子寬政四年秋分日寓攝都醉月堂序。

播陽 赤水五島惠迪文敏甫



論數卷之一

播陽 五島惠迪文敏著

男 必由仲果校刻 必賀之祥全校

書牘

與藤君

表裏 虛實

挑杏之得春榮則榮矣。蘭蕙之得秋幽則幽矣。雖然意者不啻騷士墨客之詠風。抑詞仔細寫之態殷勤畫之情則其幽非幽其榮亦同。詠歌之為德曷其可已哉。武州洞安藤君或取俗醫之所舍或舍俗醫之



所取謂軒岐爲道之淵源坐則手不停披於素靈起則口不絕吟焉咀嚼其旨醉飽其味與五穀八珍並甘賞之故臨病窮理得因處方靡一不中窾也蓋民非邦之本乎而君救其天昏札瘥則二者猶舟之於楫車之於輪未可偏闕也宜乎身不離于令聞妙譽矣僕初極東望徯西遊仰止之私甚於饑渴又切於燥寒今也幸訪禮于旅館希蹤于大方唯憾胸無萬卷之書眼無四方之山駭彼駑駘之質不能以文辭頌之於戲今本邦右文之秋也明日贈衆口者伊誰之儔也竊爲竢之輒咏若所觀攄若所慙其餘

復何言焉第備台覽以表裏虛實之辨謹請居一之說夫五臟氣絕於內者下利不禁手足癢六腑氣絕於外者上氣不輟手足寒見金匱要略可知矣僕嘗驗是證也心志並清爽也雖然其善復舊食新者十之一二耳非邪氣犯太陽次及二陽轉三陰之比也彼所謂實也專在經絡之間可謂表證矣此所謂臟腑虛也經絡不相干涉故氣不病也可謂裏證矣重輕之所分職此之由或曰子亦有一家說乎曰有寧攻千萬人外感而難補其一二子內傷焉老弱丁壯奚復擇矣不知卓見亦如是乎一時煩君何校長之

為近世好奇馳異者代作其言盈天下僕獨異之  
日辨之積充編軸命之曰醫事客難實區區齒牙餘  
論已別用此獻之孔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  
者乎或取僕於斯乎是可恐也藤君謂始末為公論故答翰不錄于後  
三首皆倣此

與井生

派流必歸江海也燕燕亦就屋梁焉丹州秦翁井氏  
其於方也不顯析微永言鈞要二世是語五診不苟  
隨求隨治功效神應今比之仲景奚異矣諸醫之將  
就旅館以執鞭次問一赴神樓者宜乎眾矣僕好言

五行  
配當

排今竊疾醫之號蓋有年焉翁信鄉兒之所歎美誤  
有虞於僕乎賜以容膝之坐非大塊假緣則安能得  
之謹將有問莫謂僕好事而土苴之則幸甚曩日有  
客自山中來乃九煙霞之疾馳波濤之辨而言曰五  
行家謂水為黑醫家亦同吾知其說之不可也夫水  
自河海以至井泉所視之色白矣信謂之青耶意者  
湛湛九淵其深無測上映虛空旁照艸木底寫藻苔  
故青耳固未嘗黑矣僕應之曰管人謂南海為赤水  
是乃黃帝之所嘗遊也雖然倘言其色則何赤之有  
此必以理言也一家所謂黑者亦然豈得謂之邪說

乎。子將以素難一書為後世偽作而先言之。可謂誤矣。倉公曰。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金匱要略曰。金氣不行。則肝氣盛。考斯二事。則古之疾醫亦襲配當之說。自可知已。子獨不以此為法。反立一家言。將滌千古。譬諸廢東作而俟歲。馳北轅而適越。決無之理也。爾來社中喜方者。徒聞之。實如望洋。然不知翁脈為宰之意乎。抑別有歸一之論乎。幸賜一言。則是非必如解懸焉。其他千慮一得。亦非一也。雖然。斗筭之論。何足陳也。適得待友如此矣耳。嗚呼。拙者之效亦莫斯為著矣。恐懼再拜。

與田君

風寒  
二證

木無大無小。有逸材則其下必如市。花無紅無白。有妙香則其下自成蹊矣。越州醫老田君。夙衣被傷寒。金匱二經。遂諸章句。摘體要。日精。一日。生于今世。復于古道。近之保身。遠之濟人。議論頗表微鬼神。無道情藥劑。從簡功效。桴應實。一時巨擘也。於戲。君之至是邦也。天數也乎。庸手之請。叱罵者。病家之乞。禁方者。逐日競時。連輪接履。旅館為之。贍矣。此蓋以高見遠識之有絕於人也。何必辨少長。察色相。而後為之。僕殆病乎。與世之匿意隱情者為伍。下愚之質不足

以究壹奧。覈庭訓。雖然景行無虛日。故謹拜謁於前。略陳愚衷。以請鑑定。夫素靈者。上古書也。其曰風曰寒者。猶水之與冰耶。陽進陰退。是為風體。其中人也。順而輕矣。陰搏陽激。是為寒體。其傷人也。逆而重矣。如中風傷寒二證。則長沙諄諄於辨之也。可謂脈順逆輕重矣。羅子不敢察之。竟謂傷寒者以感寒邪名之。汗出熱解者是也。時疫者以感風寒名之。汗出熱不解者是也。噫。天下孰能服之。謙甫所謂傷寒者。仲景所謂中風也。謙甫所謂時疫者。仲景所謂傷寒也。而時疫乃別稱已。大凡現太陽本病證者。麻黃桂枝

類宜之。現少陽本病證者。柴胡黃芩類宜之。現陽明本病證者。知母石膏類宜之。既辨三證。取其所宜以用之。延及四五日。現大黃芒硝等所。王治之標病證者。姑置之。其猶仍舊者。或發譫語煩躁。摸牀理絲等之惡候也。此亦寧當益施治之。一定哉。非從治則安能焉。附子自宜之。何者。其性入十二經也。奚翅口和背寒脈沈者。主之信矣。經云。溫能解大熱。又感風寒者。此為陰陽兩感。乃傷寒中一證已。人或徃徃有聽斯說者。半則以譽。半則以毀。皆不識五科七事者之所取舍耳。未知孰是也。僕之所涉獵。屢屢費力。仲景

術君之所確守必大成其他也今盍逐件分條以討之幸歷鑄陶則僕雖不敏請書諸紳矣僕自十七八好儒耽醫平居左竹帛右藥囊或詠詩暢情矣巾箱衣篋至厨下諸具屢空晏如也疇昔之夜將以拙作覓芳和而筆為刃墨為糧雖稍構五言長城然金石瓦缶其音未必無別焉何忍以蚓投魚也況無裨急務乎是則僕之所以不果也惟君察之

與阪生

僕少負意氣嘗揖不速客告之曰診病之際何事尤難唯藥易耳職可以言周業可以說漢矣噫僕

遺精  
治方

也幸苟有過人必責之遂得其所貶八行萬尾書而讀之其語云人之生死何謂以淺見薄識司之業者不可以不究其精微焉其刺僕之膏肓也可謂至矣因謝之曰然治療之方無町畦焉於是乎無晝夜自耕是務心記不懈其初茫然無定著延迨三歲然後神張氣王猶尚撒靴搔痒擯管見天也爾來所進退之術質諸鬼神僕無愧已若向無夫人則療皆似畫水止渴誦齋充饑矣逮壯竟謂如矢精則腎虛也是以小腹急陰頭寒日眩髮落等證隨生矣仲景以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淵乎有一段意味而存焉何以

言之龍牡止心腎虛脫且強志桂芍調血行氣暗利  
丹田耳然近今雜進生尊信補心歸脾二湯不敢問  
此湯遂俾世乏于萬全之療比之藉寇兵資盜糧奚  
疑矣有一醫自寧樂躡躑躅登而來乃在傍曰善矣  
請出先子之所編諸書抹卻補心歸脾之辨矣蓋二  
湯固非古也何倣尼父愛禮存羊耶備州改生先僕  
既已負國手之名矣何謂神何謂聖精力有不可企  
及者則工巧云乎哉道之所在莫之與京矣頃到攝  
都滯石坊有日焉僕脩容通刺一見如舊不亦千載  
一遇乎覆載之間何喜加之外人或以唐風二十八

言呈之或以倭風三十一言貽之雖然皆於醫之急  
務何益矣第啓座右以楓冷之論倘使生曩在傍則  
何如必哂之曰孰能執子之唾餘耶願聞生之志夫  
業唯人所務豈云精粗在彼蒼耶謹請寸悃萬一耳  
惟生鑒納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論數卷之二

播陽 五島惠迪文敏著

男 必由仲果校刻 必賀之祥全校

尾子上

議論

五島子謂尾子曰。僕嘗撰醫事客難一書。聊矯時流之弊。其言采質之古。驗于今。頃出其書。切乞評。嗚然窮陰短晷。子不能以通卷摘要。乃謂詰朝必塞責焉。今既數日。猶不果。吁。時有伏謝事。亦然。夙齡所得于師者。則老境所誨于人矣。苟幸本其所聆而破之。何

無明辨之瘡患耶。縱死亦無憾耳。尾子曰其文其論足以活目澆心矣。雖然予聞之疾醫所貴于道者唯在藥劑如何爾。議論第一義也。不知子有獨見乎。意晰言暢。作為此書者何也。曰善哉言乎。此蓋有以也。世醫之稱崇古者。或讀盧扁傳誤解之。或閱長沙書肆取之。竟誣古之醫聖。惑一時學者。何忍徒見之哉。孰若孔子之欲無言而有言。又孰若孟子之不好辨而馳辨。固不獲已也。

傷寒方

○五島子謂尾子曰。管者楚人得璞玉以獻王。使人相之。石也。噫。世無玉耶。識玉者蓋鮮矣。予曩淑諸人

雖有言。公言者嘗謂千金引長沙所傳諸湯。總謂傷寒論。方未謂金匱方。固無其書也。此乃吾黨之所不講也。予驟然而哈之曰。不圖欺人之至于斯也。千金引長沙所傳諸湯者。未盡錄本焉。安見總謂傷寒論方也。且舉其所引而討之。固不翅傷寒論方也。仲景有金匱要略也。必矣。業者不可以不講焉。今子逸才雋智。將與古之稱良手者並駕而馳。實一時醫宗也。敢問。別有確論乎。尾子曰。吉氏必有所指焉。想是千金所謂傷寒方是也。曰。子之所取於千金者。非傷寒病主方之謂乎。見前後所謂婦人嬰孺肝臟膽腑等



仲景  
序文

可知矣皆非書名也曰然則溫瘧何以混之曰其因  
不過風寒二邪自見其問答矣並載之不亦宜乎曰  
善矣雖然唯二黃湯謂之仲景方何也曰謹按二黃  
湯者決是仲景所肇作也故特如此乎

○五島子謂澤子曰播陽有田愿仲者乃吉公言徒  
也嘗謂仲景自序傷寒論云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  
以見病知源焉是則謙辭也傷寒論足以治諸病矣  
何挾他書乎僕聽之曰倘或如其言則仲景失一篇  
大意者也請竊論之將盡愈諸病唯恐魯鈍之不逮  
也苟述斯意而筆之猶可矣而文義固不然豈得謂

之謙辭乎特以治諸病見之不亦謬乎仲景別作全  
匱要略以傳之此蓋以其有不備也嗚呼古經無章  
句之非法也中人以下屢議之是猶瞽者之於色聾  
者之於音焉但近醫書固其分也洛鯉伊魴各有所  
宜焉可以知己子以良手鳴于一時殆古之遺瘡乎  
敢問鄙見之是不亦澤子曰吾子之辨也至矣盡矣予  
有何所疑而誑之

天命

○五島子謂阪子曰繒纘利禦寒亦何為盛夏用耶  
甲冑利禦寇亦何為清時用耶物皆然雖儒之所貴  
或害于小道矣夫死生者命也命者聖人之所罕言

也然死生在醫之所與爾倘罕言之則吾職不完矣  
固難做聖人也因想君子之所以不為者不獨恐泥  
而已亦為此也敢問子有異議耶阪子曰予安有異  
議周禮云以五氣五聲五色抵其死生焉噫死生非  
醫之所與則何以傳之然則醫之於命豈可罕言耶  
予將以金湯之語為玉函之祕蓋錄始末以賜之冀  
煩子耳

○五島子謂輪子曰藤君者僕益友也嘗問起居然  
後前席而言曰曩日有客見足下曰後進製藥又煎  
之共失其法務為觀美固藥性不可存亦何功之奏

製煎  
二法

也足下應之曰惡是何言客知長沙之用膠飴乎雖  
得二法亦奏一等之功爾其性未嘗不存也意者仲  
景之於飴也微火消之固不獲已也足下過矣僕曰  
夫攝齊升堂者不敢失貌裹糧行道者必無饑色何  
則其始備之彼舉卑近而問焉故僕以易心遂如此  
矣耳豈敢文過乎請構他說而徵焉仲景以炙其乾  
薑洗半夏炮附子酒大黃為湯孰不知其奏效乎且  
其性之柔剛無所選擇矣自炎黃以來安有憚二法  
者也藤君唯唯而退子祗役蓋有日焉令名必轟於  
會館之所定多見其埒良相也倘俾子代夫人則何

後世  
陋習

如輪子曰僕亦與藤君同耳何差毫釐之有

○五島子謂石子曰通邑不敢讓一間之屋長府不  
辭斗米而藏之惠迪幸蒙不棄中心如渴仰欽英風  
俯拜昌言曷勝焉謹將有請迺希附驥者乎間者有  
巖君者言曰子以好古排今為名是則口刺今意宗  
之何以言之嘗取汗吐下寒溫和六法兼之以後世  
所立補方蓋為此也吾應之曰夫傷寒金匱二經句  
櫛字比無復餘蘊如六法則後死者舍二經而復何  
由哉惟補吝之僅記建中腎氣等方耳故取諸他以  
兼之吾不獲已也仲景執師說述之云補用酸由此

觀之何謂古無補也巖君嘗以補法為非古故曰後

進之所適從果何術耶鈞是七法也然則何好古排

今之為曰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細辛

附子湯主之吾嘗驗是證也或必兼耳齒二痛爾雖

然仲景未一言及之何者病之有根猶水之有源也

一養源則流清矣後進晦于茲將以數味兼治諸證

是則近世之陋習也其他不遑枚舉特以好古排今

為名不亦宜乎巖君莫對斂襟而退咄嗟嗚呼畜我

者粟也誨我者子也今評之為如何石子曰善矣吾

黨之於方亦猶行古之道實與此說脗合矣

寸脈

○五島子謂澤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意者非惟詩為然也。世醫之稱出素難之窟者。輒謂其徒曰。所謂榮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亦唯理而已。非疾醫之事也。予聞之曰。有是哉。粗工庸師之殫殘古道也。夫十二經皆有動脈。而但取寸口。以決府藏生死等者。是古之制也。然徒述之。而未必有不挾疑者也。此以竟謂榮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為一周也。乃五十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府藏之所終始。故特取於是也。蓋扁鵲以診脈為名。煥乎明于傳矣。由此觀之。何謂榮衛

調建

非疾醫之事也。業者不可以片言一句為虛器焉。噫。子統長沙書。討論以貫之。何羞李劉輩之有敢問鄙見之可否。澤子曰。至哉吾子之辨也。塵開鏡淨。奚道可否耶。唯服諸膺。毫無數已。

○五島子謂石子曰。一星之火。熾以燎原。一簣之功。積以成山。小大之辨。自昭昭焉。弄縹緗者。於疑議。豈忽諸間者。有一醫言曰。苟指金匱要略而疑之。何謂仲景亦有補也。予曰。仲景自謂桂枝加膠飴湯為建中。決是調建之謂也。調即非補乎。謂傷寒論無補者。誣說已備。俾子應之。則何如。予謝。劣。鰈生。顏厚才薄。

或無心肝乎。而方義淵深。今將反覆以窮之。是由河漢之無涯也。雖然人凡服從聖教者。何畫之爲此。亦所以煩子也。石子曰善矣。蓋非吾子則安能辨之。假令醫聖復起。不可不左祖焉。況予乎。

○五島子謂井子曰。方之與論。猶眸之與睚乎。睚不完則眸寒矣。故凡業醫者。論辨取舍。豈忽諸。或曰。人參其形類人。是以世醫崇之。見貧賤而死。則以爲不用參之。尤富貴而斃。則以爲參不及焉。何誤加之。參亦一艸根耳。安敢補氣益精哉。僕曰。孔子其頂似尼丘山。故取以爲名。無別義已。夫長沙以調氣通脈爲

人參  
功用

能開四逆湯加減之文。炳如日星。蓋今驗之。則非他藥之所當比也。宜乎別得神艸之稱矣。此豈異於尼父見謚文宣王哉。第取此以崇之。何取形之爲數排。世醫而可雖然。子以補氣益精爲古無之者。可謂大誤矣。本艸固不可疑。況仲景乎。曰參治心下痞。觀見半夏瀉心湯。可知矣。曰仲景以大陷胸湯治結胸證。既進前湯。但心下滿而不痛。此爲痞。亦用半夏瀉心湯。因想此則各陽氣內陷證也乎。不二其本。故方內有參也。其章佶屈。可以較已。子論參以餘藥之功。噫。不知翁事斯語乎。抑別有坦明之說乎。政問井子祖

服良久曰是公論也子海內萬夫長予天下散人  
賢不肖相去如此其甚矣復有何所觀而補之乎

論數卷之二終

論數卷之二

播陽

五島惠迪文敏著

男

必由仲果校刻

必賀之祥全校

尾子下

食西  
瓜爲  
痢  
婦人  
產難

五島子謂尾子曰曩有人語余曰古稱樂取於人以  
爲善矣吾術亦然其行不可以蔑視其言亦不可以  
艸艸聞過焉僕有觀于茲片言一行未敢失之故入  
足以自衛出可以濟人於今何謂醫塗無輿梁耶嘗  
辭五畿遊九州聞清韓醫風俗習身動輒喜用單方問

其由咸曰閱東醫寶鑑可知而已若夫六七月之間過食西瓜蓄濕蘊熱為痢者必以番椒為湯專服之十全之功如神助然子誠崎陽人也猶有所聞而已敢問經驗方獲裏醢雞奚知有天地日月耶尾子曰有婦人產難必以酸漿子為湯頓服之吾覺其為妙也雖然今此一方殆將以杯土增泰山者乎

痢疾

○五島子謂尾子曰僕播州布衣也考魯翁諱基道廼故長水侯元老修理大夫藤生之裔世居佐用縣新宿邑非喜方者也故僕少發藏帑壯行裝躡躑於四方通贊於諸老居恒以臆拙校前後所聆之論必

從其善者受幾裘葛以迄于今非箕裘之所紹也術亦然痢家理中四逆二湯證姑措止論已嘗治後世所用化滯湯證以小承氣加芍藥藿香木香檳榔湯夫黃滌腸胃芍止痛枳朴藿木檳入氣分消積除滿開鬱破滯散滯即為此也噫木枉則影不直人拙則行不工矣或類於膠柱乎子有意于僕則其討之尾子曰至哉子之作方也衆謂子為神者之徒不亦宜乎

泄瀉

○五島子謂淺子曰獵者不獲一禽釣者不獲一魚皆以為憾焉安得咎於山藪沼池乎天下之事多似

之予夙慣疾醫書嘗發憤勵聲而言曰藥之艾之苟使人其心生花則已其法舊胎于茲泄瀉家理中參附證豈敢論之乎嘗治近醫所用參苓白朮證以朮薑附著茯苓蓮子薯蕷甘艸湯數見其奏奇效也夫朮薑附甘不倍理中之名著養榮衛茯苓蓮薯止瀉卽爲此也輕證去著附加桂木香藿香蓋桂調中木散氣滯溫中藿進食溫中亦爲此也今觀吾子以形跡之外何其交際未久也竊謂於子乎此必屋下架屋已敢問如何淺子曰否不然予亦得其證然後請試用之

痛風

○五島子見高子於仙蓼軒曰太鮫逼覆舟猛象窘覆車予之於痛風亦然曩歲有河氏某母罹之求予治乃用小續命湯然不啻不效復諸節微腫而痛甚焉河曰此古治也耶未得其竅也日夜叫號撼鄰爲子者措身無地若夫麻黃桂枝各半桂枝芍藥知母二湯等則何如予謂此非其證也且如後世書則其方冗雜其論無倫萬卷一律繙之茫如請爲製方遂以麻黃獨活芍藥木通木瓜五加皮忍冬大黃爲湯頻服之迺旬日而安夫麻獨逐邪芍調血行氣通行經絡瓜皮療筋骨忍解毒黃瀉熱卽爲此也噫予



水腫  
脹滿

非下且胸手苦思則安能出新意凌古經耶今君博聞強記以良手鳴于一時故予每得來訪必側行穢席然後敢坐寧非心之所肅歟苟費向導監制等工夫而增減之迺予之願也高子曰善哉子之作方也假令神醫復起夫何增何減

○五島子謂輪子曰邈彼西土僕未之詳唯吾東華六十州之地雖俗醫之竊名射利者亦靡日不奔走四方之招焉倘討其所量酌則不過後世膚淺之見安能議藥之為罪莫斯為大焉凡為軍將者三世而必敗此係天好生之故也如之何其俾病夫或歿

於悞治也乎僕有觀于茲苟非古義則不講非古法則不言蓋有年焉故一二新方作猶不作焉皆出于古耳腫家腎氣丸證姑舍之嘗治後進所用實脾飲證以木茯大腹芩實沈香藿香枳實厚朴木香半夏湯夫木茯腹芩利水沈藿療風水毒枳朴木夏入氣分消積除滿散滯下逆即為此也噫子溫故知新既負三折之名今論之為如何輪子曰有味哉吾子之作方也吾不肖何足以論之曰僕之於脹家也茯澤附桂木香沈香湯主之夫茯澤利水附桂助命門陽火二香行氣亦為此也敢問如何曰此亦一匙良方

也四海之內孰能易之雖然壯原湯從機而用之則如何子其圖之

痞積

○五島子謂尾子曰馬之教道孤之通天焉皆以歷星霜之多也僕業醫數年焉雖鈍劣之性何無攻補成一家耶因顧痞積其因非一也世醫之稱崇傷寒論者治後世所用大七氣證以大柴胡湯雖然未中與之故以茯苓枳朴木香半夏莪朮甘艸為湯專主之嘗覺其對證也社中有疑方意者乃問曰何其使人是謂海受天覆也僕曰茯苓制胸脇逆氣芍緩中止痛枳朴不畔承氣之名木亦散氣滯夏開鬱我消癥

痕甘和諸品即為此也又奚疑焉僕聞子古方家也千舉萬變特以醫魁鳴于一時所謂傑然者也今益苦討之謹待隱操耳尾子撫席而嘆曰有是哉兄之作方也弟安能增減一味乎

痔疾 脫肛

○五島子謂廣子曰管者有人好為後世名迺抗顏而為人師豈不誠聖儒哉然伊人徒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亦有時而泐滅也噫才有限理無窮已如之何而可予有觀于茲輒莅病立方投之猶有掣肘者焉且懼且疑丁矣於靜躁安苦之際未必不盡心焉痔家治方無所矜式因作茯苓周麻枳實半夏木香

芍藥甘艸湯蓋事隨例遂專主之夫茯苓除濕苓退熱  
周升陽枳實木入氣分消積下逆散滯芍入血分調  
虛甘和諸品即爲此也又治痔家大便秘澀不可忍  
以太柴胡加周麻湯治泄瀉證以五苓加芍藥周麻  
湯噫子有言曰既以宋後書迺眼之而一無可怪之  
術既以宋後術迺手之而一無可怪之方唯張孫二  
氏吾所願乎何知之晚也群疑烏有矣此固先醒也  
意者別有一等工夫而已蓋悉布腹心以示之廣子  
曰如痔家則世之老醫其猶病諸况予乎何補子之  
所爲也曰予治脫肛以黃耆建中加枳實木香周麻

湯夫本方調補氣血枳木行氣周升陽即爲此也又  
治脫肛或痒或痛以芍歸芍著木桂枝周麻黃苓汁  
艸湯夫芍歸芍著調補氣血木除濕桂益陽周升陽  
苓退熱甘和諸品亦爲此也蓋一證別用猪脂傳之  
敢問子亦謂之何也曰善矣外用方殊服之寒能勝  
濕熱必爲此也

○五島子謂貝子曰僕何等民嘗以極芻豢之味耽  
聲色之好比朝菌秋蟬之不知豈敢脆之耶性好方  
書癖嗜活人折中于古法而微雜新意將自以巧發  
奇中爲名焉殆不知已量者耶平居馴其事以爲樂

揚梅  
瘡  
瘡毒  
入眼

大德 閉 小使 閉 下血 耳痛 黃疸 疝氣 脚氣 偏枯

若夫陳檄杜詩之益于人。也夙有志于茲。比壯方事  
鞅掌。超乎而輟焉。於今何憾加之。足下固良手也。嗚  
呼天之不測。唯命為甚矣。嘗羅龍首兩患。引被在牀。  
何執刀圭。探錦囊之得耶。遂使室人出賣。絲煙徒爾。  
逐什一。蓋有年焉。今也冷灰再燼。槁木重榮。何聽而  
事不真。何視而物不明。汎濟眾而名從之。若無禁方  
則安能焉。試舉僕之所施行而告之。驪珠魚目未必  
不判。然而別也。苟信天口而破之。寧恩惠耳。僕之於  
楊梅瘡也。嘗治後進所用。搜風解毒證。以麻黃獨活  
萎。桂黃連木通。芎藭當歸湯。又代茗。以一味土茯苓。

湯。夫麻獨逐邪。土祛濕。桂連亦燥濕。通行經絡。芎歸  
調血行氣。即為此也。骨節痛甚。加天石。此亦同氣相  
求。同類相應而已。敢問如何。貝子曰。此固神方也。曩  
日弟遇異人。一二三之所得。于口碑脚迹者。適有之。雖  
然皆非同日之論也。眾謂兄為絕倫。豈虛語也耶。曰  
瘡毒入眼。則粗工庸醫。見之因循。而告術盡已。僕作  
土茯苓。防風。忍冬。大黃。車前子。芎藭。甘艸。湯專主之。夫  
土祛濕。防逐邪。忍解毒。黃前瀉熱。芎行氣。調血。甘和  
諸品。亦為此也。敢問亦論之為如何。曰。此亦神劑也。  
蓋兄作之。其實本千古淵乎。有深意。南行者。北面不

見真山此之謂也。曰僕之於便閉也嘗治後進所用  
三抽證以小承氣加木香杏子湯。夫黃滌腸胃其餘  
皆氣劑已亦爲此也。敢問亦謂之何也。曰何術加之  
丙申春有久寄兄詩云。活物禁方成一家。前身可識  
是長沙。噫。褒兄固當弟見其不欺也。曰僕之於尿閉  
也木苓腹皮蓼實湯主之。夫四物各利水氣亦爲此  
也。蓋其效如神。雖然僕之爲方也。斛火壺冰。安敢免  
偏執耶。或省諸偶而可。曰此固非偶也。何謂偏執。撓  
法也。曰僕治下血以參耆芎歸朮苓赤石脂附子周  
麻甘艸湯。夫參耆調氣芎歸調血朮苓入脾燥濕除

熱脂固腸附回陽周升陽甘和諸品亦爲此也。曰兄  
本桃花湯耶。此湯猶水之寒於水焉。孰謂詔不足狗  
尾續也。曰僕治耳痛以麻黃細辛附子加連翹午房  
子湯。夫本方入少陰逐邪發汗翹散結房解毒亦爲  
此也。曰弟殊信此湯。何莫思過半也。曰僕治黃家虛  
證以木苓桂附參耆半夏甘艸湯。夫木燥濕苓除濕  
桂附回陽參耆調元氣夏下逆氣甘和諸品亦爲此  
也。蓋茵陳五苓證唯從古耳。曰方能愜證孰能疑之  
乙酉秋有人聞兄之奇策眇論而歎之曰。往晉和與  
緩皆周季之名家也。此郎殆三二一豪者乎。蓋信矣。曰

僕治痲家難行步者以建中加黃耆附子湯夫本方不倍其名著調氣附回陽亦爲此也曰八味抵萬金乎實良劑也於第乎奚有取舍曰僕治脚氣證以朮苓桂附芍藥木瓜香湯夫朮苓燥濕除濕桂附回陽芍入太陰行經瓜舒筋木道氣亦爲此也曰此亦俾第發喟嘆耳恭惟熙朝自神祖以還昇平相踵十餘世土肥地闢化溢四表恩詡萬物不知聖治之所現乎抑文運之所蒸乎兄挹古枝今實萬世四民之幸哉曰僕治偏枯證以桂枝加薑附枳實木香半夏湯夫本方逐邪薑附回陽枳木夏入氣分消積

散滯下逆亦爲此也曰此亦俾第起奉敬已於熾兒亦人也何故異于世醫夙唱古方究長沙之祕與彼固不識之乃有云曰盡信後世書不如附諸祖龍之災僕於治例取一條爾所謂補法是也今此格言何事於論其術無關漏亦可想見乎始彼將竊掩兒之名實而夜間書粘街壁詒衆以悞治之靡常古稱木高則風激之蓋信矣於此乎僉曰通邑交衢孰能信之工妒于拙精惡于麤古今一致也然則益可宗也第熟味之實有明主封毀之風也彼既誣兒反使兒彌逞心寧非聖朝德教之所致歟第雖與山鹿野

言要卷之三  
麀為伍然亦喜為人說項斯耳唯恨濫吹未學不敢  
爛文辭何得以頌之耶諒察是祈不勝愧赧之至

論藪卷之三終

赤水先生著述書目

醫事客難

全一冊出來

論藪

全一冊出來

赤水文稿

全一冊出來

獅巖存稿

全一冊出來

文化三年正月

大坂心齋橋通

書林

同

加賀屋弥助

加賀屋善藏

